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

洪流

[波] 亨·显克维奇 著
易丽君 袁汉鎔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洪流

中

[波] 亨·显克维奇 著
易丽君 袁汉镕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
第二部

第 一 章

忠肝义胆的索罗卡带着自己的团队长在密林深处转悠，不知该往哪里去，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克密奇茨不仅受了伤，而且被枪声震聋了耳朵。索罗卡不时拿块布往吊在马背上的木桶里蘸点儿凉水给他擦脸；每走到林中的小溪或湖泊的近旁，他总要停下来汲取新鲜的水。可起初，无论是用冷水擦脸，无论是马匹走动还是停站，都没能让安德热伊骑士恢复神志——他一直一动不动地躺着，如同死人一般，这使那些对伤病不如索罗卡有经验的同行士兵都开始为生命垂危的团队长担忧。

每逢别人问及团队长是否还活着时，他总是回答：

“他活着。三天后就能骑上马，跟我们每个人一样。”

果不其然，一个钟头后克密奇茨就睁开了眼睛，从他嘴里吐出了一个字：

“渴！”

索罗卡将装有净水的白铁壶凑到他唇边，他却不肯喝。原来安德热伊骑士一张嘴，疼痛就更加难以忍受。尽管如此，他毕竟

恢复了知觉；但他什么也不问，仿佛是什么也不记得。他睁大了眼睛，毫无表情地凝望着密林深处，望着茂密的树梢间露出一线蓝天，望着自己的伙伴。他就这么呆望着，有如一个大梦初觉抑或酣醉方醒的人。他听任索罗卡给他裹伤，一声不吭，在解绷带时也没呻吟一声。应该说，骑兵司务长每次用冰凉的水给他擦伤口，倒是让他舒服了许多，有时他的眼睛还显露出一丝儿笑意。

索罗卡宽慰他说：

“明天，团队长阁下，你就不会昏睡了。上帝保佑，我们能逃过这一劫。”

果然到了傍晚时分，晕眩就开始消退，还在夕阳西下之前，克密奇茨的目光就显得比较清醒了。蓦地他问：

“这儿怎么如此喧闹？”

“什么喧闹？这儿什么声音也没有。”索罗卡回答。

显然那只是安德热伊骑士的脑子里在嗡嗡作响，因为林中的黄昏是静谧的。斜阳透过树木繁密的枝柯洒下了道道金色的光，它照亮了林间的幽暗，把松木赭色的树干辉映得光华灿烂。风不吹，树不摇，只是这里那里有些榛树、桦树和千金榆的凋叶飘落地面，或是有些胆怯的小兽见到骑马的人就仓皇逃往松林深处发出的轻微的窸窣声。

林中的傍晚寒气袭人，可安德热伊骑士显然在发烧，因为他一再重复那句老话：

“王公殿下！我们之间总有生死一搏！”

天终于完全黑了，索罗卡在考虑到哪里去宿夜，可是他们进入了潮湿的林带，马蹄一着地就溅起点点泥浆。他们只好继续往前走，以期寻得一处地势稍高而干燥的栖身之所。

他们骑马走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始终没能走出沼泽地。

不过天色反倒亮了一点儿，因为这时一轮满月升上了高空。走在前边的索罗卡突然滚鞍下马，开始仔细察看林间的地面。

“这儿有马匹走过，”他说，“沼泽地上看得见蹄印。”

“这儿什么路也没有，谁还会从这儿走过？”坐骑上吊着运送克密奇茨的担架的一名士兵说。

“可这儿有蹄印，足有一大群马匹！瞧，那儿，在那些松树中间，清晰得就如掌上的纹理一样。”

“说不定是牛群走过。”

“不可能。现在不是在林间牧场放牧的季节。马蹄印看得清清楚楚，肯定有什么人从这儿经过。我们哪怕是能找到守林人的小屋也是好的。”

“那我们就顺着蹄印走。”

“开拔！”

索罗卡跳上马背，他们又策马前行。待来到一片泥炭地，蹄印便显得分外清晰，而有些蹄印，即便只是在月光照映下，也完全可以分辨出是新近踩出来的。然而这里土质松软，马腿陷到了膝盖，有时陷得更深，士兵们担心涉不过去，担心前面隐藏着更深的泥沼。可就这么走了一个钟头，突然有股烟味和松香味扑鼻而来。

“这儿准有个焦油作坊！”索罗卡说。

“瞧！那儿看得见火光！”一个士兵说。

一点儿不错，远处显露出殷红的烟柱，从地下炽燃着的火源冒出阵阵火舌，它们围着这烟柱跳动着。

士兵们催马近前，便见到了一座茅屋、井台和一个用松树原木钉起的大棚。经过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的马匹发出了嘶嘶，引起了大棚下许多马匹的嘶鸣与之应和。与此同时，有个反穿羊皮袄的人站在骑者面前。

“马匹多吗？”反穿羊皮袄的人问。

“老乡！这是谁的焦油作坊？”索罗卡以问代答。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焦油工又问，他的语调里显然蕴含着某种恐惧和惊诧的成份。

“别害怕！”索罗卡回答，“不是强盗！”

“赶紧走你们的路，你们在这儿什么也捞不着！”

“闭嘴！既然我们好意相求，就该领我们进屋。乡下佬，难道你没看见我们带着个伤员？”

“你们是什么人？”

“少打听！要不我们就用火枪回答你。反正是比你强得多的人。知道吧，土佬儿！领我们进屋，要不，就把你扔进你自己的焦油里一锅熬。”

“我单个儿在你们面前没法自卫，可我们人手也不少。你们在这儿会掉脑袋的！”

“我们的人会更多。领路！”

“那就走吧，反正不干我的事。”

“你那儿有什么吃的，就拿出来——要是烧酒，也拿出来。我们带来的是位爵爷，他会如数付款。”

“但愿他会活着离开这儿。”

他们就这么边说边走进了茅舍。屋子里有炉灶，灶里生着火，灶上摆着几只双耳锅，散发出焖肉的香味。屋子相当宽敞。索罗卡抬眼一扫，但见靠墙有六张木板床，床上都铺着厚厚的老羊皮。

“这儿住着一大帮人。”他对自己的伙伴悄声说，“把枪都装满弹药，加强警戒！看住这个乡下佬，别让他溜掉。今晚就让那帮人睡在外面，反正我们决不让出这间屋子。”

“今天那些爷们儿不来。”焦油工说。

“这就更好，免得我们为住处闹纠纷，明天我们就走。”索罗卡说，“现在给我们把肉盛到盘子里，我们都饿了，给马匹喂料，别吝惜燕麦。”

“尊敬的军爷！这是个焦油作坊，叫我到哪儿去弄燕麦！”

“我们听见木棚里有马匹嘶鸣。既然有马，就该有燕麦；你总不会用焦油喂马吧。”

“那不是我的马。”

“是你的也罢，不是你的也罢，反正是马就得吃，我们的马匹也一样，要让他们吃饱。快点儿，老乡！快！如果你不愿皮肉受苦的话。”

焦油工没再说什么。这时士兵们已把昏睡的安德热伊骑士安置在一张木板床上，大家坐下来用晚餐。他们狼吞虎咽地吃过了焖肉，又在炉灶上的一只大锅里发现了酸白菜肉卷儿，还有黄米粥，也叫他们美美地享用了一番。接着索罗卡又在屋子隔壁的储藏室找到了一大瓶烧酒。

这烧酒他自己只不过稍微抿了几口，士兵们则是一滴也不让沾，因为他决定夜里要提高警惕。这空落落的茅舍却有六张床，至少能睡下六条大汉，木板棚里又有马群嘶嘶，这让他觉得蹊跷而且可疑。简而言之，他认为这是个强盗窝，尤其是他在那间拎出了一瓶烧酒的储藏室里，还发现墙上挂有大量兵器，一桶火药以及各种各样的旧衣物，显然都是从贵族府邸抢来的。可以设想，一旦这座茅舍外出的住户突然返回，那就不仅不能指望他们以礼待客，甚至也不能指望他们发善心，因此索罗卡打算武装占领茅舍，用暴力或是通过谈判解决住宿问题。

考虑到克密奇茨的身体状况，非如此处理不可，因为旅途颠簸对他可能是致命的，何况还涉及所有人的共同安全。索罗卡必须当机立断，成败在此一举。他原本是个阅历甚广而且精明强干

的老兵，多少年来他出生入死，什么滋味都领略过，只有一样他是陌生的，那就是恐惧感。可是此时此刻，他只要想起博古斯瓦夫王公，就心惊肉跳，不寒而栗。自从早年他在克密奇茨手下服役以来，就一直盲目信赖这位年轻主子的勇猛果敢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也相信他总会吉星高照，鸿运不衰；他不止一次见到这位主子的所作所为简直是胆大妄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就是一些疯狂的举动，可他每次都是吉人天相，绝处逢生。克密奇茨历次对霍万尼斯基突发奇兵的讨伐，他都参加过，克密奇茨所有的厮杀、攻掠、袭击、劫持都有他的份儿。年复一年的征战逐渐使他确信，他年轻的主子是无往不胜的，也是无所不能的，哪怕陷入刀山火海、龙潭虎穴，他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想要置谁于死地，谁就难以存活。在索罗卡眼里，克密奇茨是大智大勇、无穷威力的化身，也是天底下最大的幸运儿。这一次看来他是遇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啦，不！克密奇茨显然是碰上了一个比他自己更胜一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那人赤手空拳，被劫持，已在克密奇茨的掌握之中，竟然得以脱身，溜之乎也；更有甚者，他还把克密奇茨本人打翻在地，杀死了他的士兵，或把他们吓得狼狈逃窜，还怕他杀回马枪。这可是怪中之怪，奇中之奇。索罗卡一想到此事就失魂落魄，因为人世间什么事他都预见到了，惟独没有预见到会有这么一个人能纵马扬蹄从克密奇茨骑士的身上践踏过去。

“莫非我们所有的鸿运都结束了？”他暗自嘟哝道，同时惊魂不定地向四周张望。

曾几何时，他闭着眼睛跟随克密奇茨去袭击霍万尼斯基有八万兵马环绕的帅部，脸不变色心不跳，可如今，他一想起那个有大姑娘的眼睛、有个涂脂抹粉的面庞的长发王公，就有一种迷信的恐惧控制了他。他不知自己该怎么办。明天，或者后天就得

登程赶路，在驿道上可能就会遇着那可怕的王公或是他的追兵，一想到此，他就吓得心惊肉跳，不知如何是好。他正是因此才离开大路进入密林深处的。现在他很想能在这林间茅舍呆下去，等待追兵扑了空，厌倦了，快快离去。

可是这藏身之所，由于种种原因，使他觉得并不安全。他想弄清此处究竟是怎么回事，为此他派士兵在茅舍的门口和窗前站岗，并对焦油工说：

“老乡，提个灯笼，跟我走！”

“我恐怕只能打个火把给尊敬的军爷照亮，因为我没有灯笼。”

“那你就点个火把好了。反正你烧了木棚，烧死了马匹，都不干我的事！”

听到这 dictum^①，焦油工马上就在储藏室里找到了灯笼。索罗卡命这汉子走在前面，他自己握着手枪跟在后边。

“这茅舍里住的是什么人？”在路上他问。

“住的是几位爷们儿。”

“他们怎么称呼？”

“这个我不能说。”

“老乡，看来你是想脑袋上挨颗枪子儿！”

“我的军爷，”焦油工说，“我要是随口编个浑名儿骗人，你军爷不就满意啦？！”

“这倒是！这些爷们儿人多吗？”

“一位老爷，两位少爷，还有两个仆从。”

“怎么，他们是贵族？”

“当然，是贵族。”

“贵族住在这里？”

“有时住在这里，有时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这些马匹是哪里来的？”

“都是那些爷们儿牵来的，至于他们是从哪里弄到手的，只有上帝知道。”

“说真话：你的这些爷们儿不拦路打劫？”

“我的军爷，我怎么知道？我只是觉得，他们牵来了人家的马匹，可究竟是谁的，这不是我关心的事。”

“他们把这些马匹怎么办？”

“有时他们弄到十匹，十二匹，然后就统统忙着弄走，弄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

他们这么说着就来到木棚前，听见里面有马在打响鼻，就走了进去。

“给照个亮！”索罗卡说。

那汉子举起灯笼，照出了挨着墙站立的一排马匹。索罗卡用行家的眼光把这些马匹挨个儿看了一遍，又摇了摇头，吧嗒着嘴，嘟哝道：

“过世的曾德爵爷若是见到这些马匹该有多高兴……这儿有波兰马、莫斯科马……这是匹德意志骗马……而这是匹牝马……都是良种马。可你们拿什么喂？”

“乡下人不打诳语，我的军爷，开春我在这儿犁了两垄地，种上了燕麦。”

“你的爷们儿自打春天就往这儿送马匹？”

“不，他们只是派来了一名仆从，吩咐我种燕麦。”

“那么你是他们的人？”

“我曾经是他们的人，直到他们去打仗之前都是。”

“他们去打什么仗？”

“我哪能知道，军爷！他们走得很远，去年就走了，今年夏天才回来。”

“现在你是谁的人？”

“这儿是王家森林。”

“是谁派你来这儿炼焦油的？”

“是国王的林务官，他是这些贵族爷们儿的亲戚，也曾跟他们一起搞过马匹，不过，有一次跟他们一起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有什么客人到这儿来拜访过这些爷们儿吗？”

“没有人来过这儿，因为四面都是沼泽，只有一条通路。我正感到奇怪，我的军爷，你们是怎么闯到这儿来的，因为谁若找不到那条通路，就会给沼泽吞没。”

索罗卡本想说，这些森林、这条通路他很熟悉，可想想觉得还是不说为好，于是又问道：

“这松林大么？”

那汉子没弄明白问话的意思。

“什么？”

“我是问，这松林是不是延伸得很远？”

“喔唷！谁又到那儿走过？一片林子结束了，另一片林子又开始，上帝知道，哪儿是尽头。我反正没有去过那儿。”

“那好！”索罗卡说。

于是他吩咐这汉子打转，他自己也返回茅舍。

一路上他都在琢磨，该怎么办才好？他左思右想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很想乘茅舍的住户不在，将这些马匹据为己有，带着赃物溜之乎也。这些捕获物是很有价值的，这些良种马很合一个老军人的心意。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便又抑制住这种诱惑。牵走马匹不难，只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四周都是沼泽，只有一条通路，如何能找到这条路？碰巧走过一次，兴许第二次就没这么运气。照着马蹄印走是不行的，因为茅舍的住户既是盗马贼，自有足够

的狡黠，他们会故意伪造虚假的有马蹄印的通路以引人上当，直接把人引向深渊。索罗卡熟知盗马贼或打劫者的花招儿。

他反复思量，反复斟酌，突然朝脑袋上擂了一拳。

“我真蠢！”他喃喃说，“我何不用根绳子牵着这汉子，命他把我们领到大路上。”

他这话刚一出口，便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领到大路上？那个王公正在那儿等着呢！还有他的追兵……”

“得损失十五匹马！”这个老江湖自言自语地说，内心深处好不愧惜，仿佛这些马匹都是他自幼饲养大的。“没有别的，只是我们的鸿运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呆在这茅舍里，等待克密奇茨骑士康复。茅舍住户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反正我们得赖着不走。至于以后怎么办，那就该由团队长去动脑筋了。”

他这么寻思着回到了茅舍。在门边站岗的士兵虽说老远就看到在黑暗里闪烁的灯笼，知道那是由索罗卡和焦油工拎着走出茅舍的，可他们警惕性高，仍然喝令来者报告自己是谁，然后才放他们进屋。索罗卡吩咐士兵，到午夜换岗，他自己则在克密奇茨旁边挑了个床铺倒头睡下。

茅舍里静悄悄的，只有蟋蟀叫得热闹，在隔壁的储藏室里，老鼠把那堆集如山的旧衣物啃啮得吱吱响。病人不时醒来，但显然是由于发高烧，在说着谰语，因为索罗卡听到的是些乱杂无章的昏话：

“仁慈的国王陛下，赦免……那些人是卖国贼……好哇，我抓到了你，王公殿下……抓住他！……仁慈的陛下！……这儿走，因为那儿有叛逆！”

索罗卡从床上探起身子，听着，但病人这么叫喊一两次后便睡着了，然后又醒来，又叫嚷：

“奥伦卡！奥伦卡，你别生气！……”

直到接近下半夜他才完全安静下来，睡沉稳了。索罗卡也开始打瞌睡，但突然他听见有人在轻叩茅舍的门。

警觉的军人立即睁开眼睛，从床上跳将起来，走出了屋子。

“什么事？”

“骑兵司务长阁下，炼焦油的溜啦。”

“见一百个鬼去！他马上就会给我们把强盗领来。是谁看守他？”

“比沃乌斯。”

“我跟他一起去给我们的马匹饮水，”比沃乌斯解释说，“我命他汲水，我自己牵着那几匹马……”

“怎么？他跳井啦？”

“不，骑兵司务长阁下，井边躺着许多木头段，他就往那些木头段中间跑，往那些挖过树桩的坑里钻。我扔下了马匹，心想哪怕它们都跑散了也不要紧，这儿有的是马。于是我纵身追去，可我跳进头一个树坑就摔倒了。又是夜晚，到处黑灯瞎火的，那混蛋地形熟，就这么溜掉了……但愿他得瘟疫死去。”

“他准得给我们招来魔鬼，准得招来……这个天打雷劈的！……”

骑兵司务长猛地打住话头，过了片刻才说：

“我们不能躺下睡觉了，得守到天亮，那伙人随时都可能赶到。”

他给别人作出了榜样，手握一支火枪坐到了茅舍的门槛上，士兵们坐在他身旁，一会儿悄声交谈，一会儿哼着小曲儿，一会儿又竖起耳朵谛听，想分辨松林里的各种夜声中是否夹杂有马蹄声，是否有马打响鼻儿向他们接近。

夜色晴朗，月光如练，但很喧闹。密林深处生命在沸腾。时

值野鹿的交配期，原始森林里响彻了呦呦鹿鸣。那叫声短促、嘶哑，充满了怨恼和烦躁，传遍了四面八方，传遍了森林的每个角落；时而很远，时而很近，时而仿佛就在身旁，离茅舍不足百步之遥。

“如果他们来，也会学鹿这么呦呦鸣叫，以便迷惑我们。”比沃乌斯说。

“哎，今夜他们来不了。待那汉子找到他们，天早就亮了！”另一名士兵说。

“骑兵司务长阁下，到了白天，我们得把这茅舍翻个底朝天，挖挖墙下边，因为这儿如果住的是强盗，肯定藏有财宝。”

“最好的财宝在那马厩里。”索罗卡手指着木棚回答说。

“我们把马匹带走么？”

“傻瓜！这儿没有通路，周围都是沼泽，怎么带走？”

“可我们却骑着马来了。”

“那是多亏上帝指引。如果不识路，没有一个活人能进得这儿来，也不能从这儿出去。”

“白天我们能找到路。”

“我们找不到。有人故设迷津，有许多马蹄印都是假的，是引人上当的。不该让那家伙跑掉。”

比沃乌斯用一根手指头指着森林东部说：

“显然，驿道就在那个方向，离这儿约有一天的路程。”

“那我们就朝那个方向走，终归是会走出这森林的，就这么办！”

“你以为一踏上驿道就万事大吉啦？与其到那儿去让人家用活套勒脖子，还不如在这儿吃强盗一颗子弹。”

“怎么回事？老爷子！”比沃乌斯问。

“因为可以肯定，已有人在驿道上寻找我们。”

“是谁？老爷子！”

“王公！”

索罗卡说出了这两个字就突然缄口，随之别人也都闷声不响，仿佛有一种恐惧感一下就攫住了他们的心。

“唉！”比沃乌斯终于长叹一声说，“这儿糟糕，那儿也糟糕；留下不行，走也不行。转来转去转不出死神的魔掌！”

“他们把我们赶得就像网里的狼。这儿是强盗，而那儿又是王公！”另一名士兵说。

“愿天降雷火把他们统统烧死！我宁可跟强盗打交道，也不愿碰上妖人。”比沃乌斯说，“那王公好不怪异，准是有妖术，扎弗拉汀斯基膂力过人，曾跟一头棕熊搏斗，将其拦腰抱住，可那王公夺下他手里的战刀，却轻松得就像夺走孩童手上的玩具。如果不是他施了妖术，怎么会有这等怪事！我还见到那王公后来又怎样向维特科夫斯基扑去，他那身躯就在人眼前变大，高得像棵松树。要不是他有妖术，我也不会把他活生生放走。”

“那是因为你傻，才没跃马上前抓住他。”

“叫我怎么办？骑兵司务长阁下！我当时想：他骑的是匹最好的马，他想逃，就能逃掉；他要冲我来，我是顶不住的，因为常人的力量无法跟妖人较量。他会在你眼前消失，或者化作一团尘雾飘摇而去……”

“这倒是真的，”索罗卡接茬儿说，“当我举枪向他射击时，就像有团雾把他遮住了……我打偏了……任何人骑马开枪都难免会偏离目标，因为马打盘旋不易瞄准，但我是站在地上开枪，十年来我站着开枪可是从未打偏过。”

“有什么好说的！”比沃乌斯接着说，“还是瞧瞧我们这方面吧：卢别涅茨、维特科夫斯基、扎弗拉汀斯基、我们的团队长，统统都给一条汉子打翻在地，这个人赤手空拳，手无寸铁，而这